

饒宗頤 開拓中華文化新領域

年近百歲仍四方遊學 好學不倦

饒宗頤

饒宗頤鑽研甲骨文、委西泠印社社長，南

梵文及楔形文字，總結中華文化源流，開拓研究新領域，藝術成就亦受推崇。獲京天文台將小行星命名為「饒宗頤星」。饒宗頤學術館、文化館在香港落成。

劉慶倫、陳競新

世 界級國學大師饒宗頤九十七歲了，還抱著一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赤子之心，自在四方遊走，追求無涯知識。他四月初才接受日本銀閣寺邀請前往京都舉行禪畫畫展，並與京都大學漢學界故友聚舊，暢遊故地，如今又正在上海美術館舉辦為期兩週的個人書畫大展。

這是饒宗頤去年獲委為中國「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後，再次重返大陸舉辦的書畫展覽；有別於以往展覽，此次規格與陣容較大，展覽由國家文物局、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新空文化藝術專項基金、西泠印社、香港大學和上海美術館共同主辦，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上海美術館舉行。



國學大師饒宗頤，追求無涯知識。

有「天下第一社」稱號，地位非凡，為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金石篆刻」的傳承代表組織，歷任社長吳昌碩、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和啟功，均為中國當代精研文史、雅擅藝術的卓然大家。饒宗頤去年獲中國藝術研究院頒發中華藝術獎終身成就獎，又獲委接任印社社長，讓中國學藝的傳承重鎮一時南移香江，特區政府也出面參與舉辦這次展覽。

饒宗頤文化館正式開放

另外，由香港特區政府特設，位於九龍青山道八百號的饒宗頤文化館亦於六月二十六日正式對外開放，展出六十多幅饒的荷花水墨畫，以及他自創的「饒體」書法作品。

他已到松鶴之齡



他於四月二十二日在跑馬地英皇鐘景酒店與家人、客人共進午餐，談起古學曲調，憶起一九七零年卸新加坡國立大學首任中文系主任一職而離開新加坡返港時，以詞牌《水調歌頭》，填了一首「將去星洲留別龔道運諸子」的詞，送給（已故）龔道運等入室的博士班同學。憶起往事，歷歷在目，一時感觸，便要求紙筆，在紙上揮灑，花了七分餘鐘，寫下了這首四十年前填寫的詞，一氣呵成，字字奮勁有力，之後還向記者解說大意，特別玩味細說「莫笑愚公愚」。

饒宗頤小檔案

一九一七年出生，字固庵，伯廉，伯子，號選堂，廣東潮安縣人。歷任無錫專、廣東文理學院、華南大學等教授。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耶魯大學、巴黎高等研究院職教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及藝術系講座教授、中國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曾先後獲得海內外學界和藝壇多年重要獎項與殊榮，包括一九六二年獲法國儒林高等研究院（即巴黎高等文學院）授建院以來第一位人文科學榮譽學士學位等。研究領域廣泛，包括古文字學、甲骨學、敦煌學、考古學、金石學、史學等，且古、書、法、詩、畫樣樣精通。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與龔道運及金文京兩位教授相遇，兩人目前在日本漢學界均屬頂級學者，視饒為長輩，亦師亦友，故知重逢，興起所致，又是揮灑性情的時候，也主動要求即席揮筆，旁人馬上備上紙筆，便題了李白

共八十餘人。學術館學術部主任鄭煒明博士說，饒一九八零年在京都大學研究甲骨文，很多當年的摯友已仙遊，卻能與當年為饒擔任翻譯的金文京以及與他共用辦公室的龔道運重逢，非常高興，另外他參訪貝聿銘受陶淵明《桃花源記》啟發而設計的京都美秀美術館，特別喜歡觀賞佛教文物和古埃及展館。

精通世界上古文字

當他邊看邊靜聽導覽員的講解，走到一具埃及王子像前，看到這古物上的銘文，忍不住衝口而出：「是楔形文

級大師，有「南饒北季」之譽，兩老惺惺相惜，季二零零九年過世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遣人通知饒。家人未先予相告，皆因了解饒的性情。饒宗頤四月訪問日本京都

這次與饒宗頤一同赴日的包括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與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還有港大饒宗頤學術館及饒宗頤之友等

他是輩份最高的古琴家

饒宗頤生活嚴謹，每天勤練氣功，晚上九點必上床就寢。近年除非不在香港，每週日中午必與家人在跑馬地一家酒店中菜廳共進午餐。

除了長年默默持家的饒夫人陳若儂不喜歡外出以外，大女兒清綺、二女兒清芬，以及女婿鄧偉雄博士都會定時共聚天倫，偶爾有客人拜訪，饒宗頤不便撥冗見客，也會邀請一同共席交流。

分鍾後他竟興之所至，突然揮手高呼：「《鷓鴣忘機》（清代琴曲）也很好！」說時，帶著一副自得其樂的笑容。「但音符太多，經常彈至『鷓鴣忘機』！」說著不覺笑不攏嘴。

饒宗頤博學，但談天說地之間，似乎不及音律之能深入心弦；作為在世輩份最高的古琴家，他說，音樂感動人，自己經常在心中奏樂，特別提及自己很欣賞黃呈權（前東華醫院院長，有一代蕭王之稱）的洞簫，吹得像彈琴一樣行云流水，然後又談到另一位已故篆刻家兼古琴大師徐文鏡。

他說到「至人用兩致一，寸寸即工夫」一句時，表示字裏含有「辯證法」的哲學。說到「嘗踏重關萬里，又繞離亭千樹」，表示自己走過很多地方，唯見當時的新加坡飛機場四周植樹的特點，其他地方都沒有，因而特以此景入詞。

亞洲週刊與饒宗頤相識當天，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及夫人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李美賢等多位文化界人

吃飯，沒想到老人家的心思卻還在剛才的樂曲之上。賓客談論其他話題，大約二十

女兒清芬讓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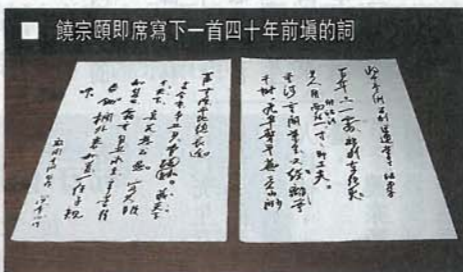
饒宗頤年輕時彈奏古琴：動人

開新國前填寫送給博士班同

任鄧偉雄說，這琴史載曾為南宋詞人周密收藏，饒的另一把明朝古琴則已捐贈予潮州饒宗頤學術館。（劉慶倫、陳競新）



饒宗頤(中)與劉慶倫(右)及陳競新(左)：真情流露



饒宗頤即席寫下一首四十年前填的詞

字。」饒宗頤精於上古的華夏甲骨文、佛教梵文，還有小亞細亞古代文明的楔形文字等。他為了更深入鑽研中華文化，提高視野，廣研全球主要的人類古代文明；為了更深入認識各種人類文明，又鑽研各種上古文字。鄭焯明說，饒宗頤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任職後，才遠赴法國學習楔形文字的，可見他對知識追求的鍥而不捨。

饒宗頤這次在銀閣寺展出以「法相莊嚴」為題的「佛教美術展」，包括敦煌風格、禪畫及茶具三類的三十六件作品，正是他敢承擔、肯負荷、一生追求學術與藝術態度的寫照。他的詩畫書法融匯了先秦至明清各朝特色，學術館藝術統籌主任鄧偉雄說，饒強調「學術雙攜」概念，認為學術和藝術乃互補的，像在研究敦煌白畫時，便曾論述唐代與宋、元畫稿所採用的線條形象不同，乃使用這兩類線條創作，開創了這次在京展出的獨有敦煌白描。本身對佛學素有研究，身兼佛光山副總會長李焯芬館館長李焯芬也引述饒宗頤所言：「不懂佛教，就很難真正懂得中國文化。」

鄭焯明向亞洲週刊介紹饒宗頤研究漢學提倡的五重證據法。他說：「(清末民初漢學大師)王國維提倡二重證據法，以傳世文獻即是能找到的古籍，結合出土文物以研究上古史。饒則採取更仔細的分類，認為出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位於於港島薄扶林一幢超過五十年的舊式高級教職員宿舍大樓前，館前豎立著一對木刻墨碑，左右並排的刻有佛學思想真稱為四無量心的「慈悲喜捨」四個大字，正是饒宗頤數年前以《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書體，為香港大嶼山天壇大佛座下的《心經簡林》立碑寫下二百六十餘大字後的延伸。

鄭焯明博士介紹，饒宗頤一九五八年前往貝魯特晤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已故)，兩人聊得高興，高羅佩就將這本放在茶几上的珍貴古書《伯牙心法》拿給饒宗頤說：「這給你。」就這樣流落到西方的這個關於中國古代音樂的珍稀孤本又輾轉回歸到中國人的手裏，讓學術館的參訪者得以享受這份珍貴一刻！

在這面積七百平方公尺的饒宗頤珍藏館「選堂文庫」裏，藏有書籍四萬餘冊和近二百件珍貴的書畫藝術作品。走進特藏室，發現有大量善裝古書，其中一本封面寫著《伯牙心法》四個大字，這本書原來是明朝孤本，既載有古琴譜，也有暢論古琴意境。序言道：「琴，古雅樂之遺也，于靜宜而躁者，學之可以習定；于幽憂孤僻宜而富貴者，學之可以忘態……」

特藏室設有二十四小時恒溫恒濕的設備，度藏大量饒宗頤捐贈的古籍善本和書畫藝術作品，散發陣陣濃郁的文壇氣息。翻開一本法文版的《柏拉圖傳》，書前扉頁簽滿了法國當代二十幾名重量級漢學家，包括已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等等的簽名，是饒宗頤一九七八年在法國研究離開時獲贈紀念品，書輕情意濃；此外還有「四角號碼檢字法」創設人王雲五等文壇巨匠贈書的真跡。

以推動海內外中華文化研究與交流為目標，已成全球漢學界的學術交流中心，也對外開放，但項目助理高敏儀說，平常多數是大陸及外地國學界人士到訪，香港本地人參訪的反而不多。

學術館二零零三年成立以來，除了以學術研究為首要任務，設有研究員，也

研究的海外聯繫，影響他決定接受港大聘任，也讓他的研究领域與學術聯繫，從此面向國際、步向國際。

自從在香港大學任教開始，他先後在兩岸四地及東南亞多家大學任教。並曾應聘至美國耶魯、法國、日本、韓國及澳洲等國的大學任教及研究，又曾獲號稱西方漢學諾貝爾獎的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儒林特賞」、法國文化部頒授的文化藝術勳章、俄羅斯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等國際榮譽；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論著遍及各項領域，至如今高壽，背後同樣擁有一個默默支持著的家庭。

行情飄漲的評價，他便不表意見。鄭焯明笑說：「饒公老師是沒有經濟觀念的，他一生人可能連銀行的門也沒有踏進過。」此外問及饒宗頤對於越建越多的孔子學院現象，以及對繁簡字看法，他都同樣不回應。李焯芬教授說：「孔子學院是語言學院多於文化研究，饒公是一位學者，很聚焦於學

雅樂演出。琴窗是著名詞人，馳名學界，能操箏、龍笛等古樂器，擅奏唐樂、高麗樂等古曲。他要求兒子離開日本漢學界重鎮京都大學到港研讀，渭江到港大時前遵行叩拜之禮，可見琴窗、渭江父子對追尋知識的真誠。渭江後來對於饒宗頤依然極表尊敬之義，並捐贈大批藏書及書畫，成為「文獻室」珍藏。

叫入惋惜的是，水原家嗣世襲的雅樂可能無以為繼，一代日本王室雅樂是否將見衰落，或者是時代遞嬗難以扭轉的趨勢。(劉慶倫、陳競新)

專職照顧饒宗頤並協助處理對外事務的女兒饒清芬說，父親專注學問，從不讓金錢過手，由母親饒夫人陳若儂打理。她向亞洲週刊說：「他認為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就是這『德』字，比學問還重要，至於金錢，他完全無求。」

問工作，他看的是歷史長河，不是當代或時事的問題。」以「華學」代「漢學」問答之間，可見饒宗頤治學之嚴謹。走進零三年開館的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即見他借古印度梵文所載梨俱吠陀而起名的「梨俱室」牌匾，是這位學術巨匠一生自學、著

對於研究「華學」的後來者，他提出的忠告只有一項，仍然是這六個字：「求真、求是、求正」。而在一九九四年創刊的學術刊物《華學》的發刊辭裏，他述及了他對整個「華學」發展的宏大心願。

他說：「從洋務運動以來，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已失去信心，外來的衝擊，使得許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馳騁，久已深深動搖了國本。『知彼』的工作還沒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卻甘自拋擲。現在，應該是反求諸己，回頭是岸的時候了。」

學術館還有非常特別的是「水原琴窗、渭江兩代學藝文獻室」。日本本朝十七世紀以來即由水原家嗣世襲為宮內廳樂部負責人，水原琴窗和渭江分別為水

估，饒宗頤書畫的拍賣行情自二零零二年進入市場後，一路飆升，至今年平均增長達九十多倍，若只算今年春天總成交額達二百一十四萬人民幣(約三十三萬美元)，與上季度比增長達五千倍。不過，饒的學術和藝術情懷絕對是跨越金錢與政治的。亞洲週刊提出的十條問題中，對於他的書畫拍賣

學術館學術部主任鄭焯明

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

饒宗頤學術館：以學術研究為首要任務

學術館學術部主任鄭焯明

估，饒宗頤書畫的拍賣行情自二零零二年進入市場後，一路飆升，至今年平均增長達九十多倍，若只算今年春天總成交額達二百一十四萬人民幣(約三十三萬美元)，與上季度比增長達五千倍。不過，饒的學術和藝術情懷絕對是跨越金錢與政治的。亞洲週刊提出的十條問題中，對於他的書畫拍賣

學術館學術部主任鄭焯明

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

饒宗頤學術館：以學術研究為首要任務

學術館學術部主任鄭焯明